

因為山就在那裏

1月25日，美國攀岩專家霍諾德（Alex Honnold）花了1小時31分鐘，徒手攀上台北101大樓，過程由串流平台全球直播。2018年他的事迹曾拍成紀錄片《赤手登峰》（Free Solo）。無獨有偶，日本勵志紀錄片《無視險峰大步走》亦記述視障攀岩家小林幸一郎登上美國漁夫塔的過程。究竟人的潛能是否沒有極限？人為何挑戰大自然？意義何在？

文：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教師關懷遠
圖：資料圖片、劇照



《無視險峰大步走》獲日本電影影評人大獎最佳紀錄片，記錄視障攀岩家小林幸一郎（前）與他的嚮導征服美國攀岩勝地漁夫塔的過程。

攀岩就是人生意義

紀錄片《無》的主角小林幸一郎16歲接觸攀岩運動，28歲時患上罕見眼疾，跌入黑暗世界，但他拒絕認命，靠拍檔鈴木直也的聲音導航繼續攀岩，並獲得四屆攀岩比賽冠軍，他不但克服恐懼，而且超越自我。

徒手攀登者霍諾德則在紀錄片《赤》中記述其攀爬酋長岩的過程。他自愛上攀岩後一直居於旅遊車，曾每天只花幾美元用餐都要挑戰一個又一個險峰。片中後半部分描寫霍諾德邂逅其現任妻子後，他曾因攀岩而考慮分手，可見攀岩在他心目中凌駕一切，包括愛情。

二人為何面對種種不利因素，仍要登上頂峰？人大多在兩種情況下冒險。第一種是追尋人生意義。1923年，記者追問英國登山家馬洛里（George Mallory）為何多次嘗試攀珠峰時，他簡單地回答：「因為山在那裏！」他一不為名，二不為利，山在此，人便在此！此語亦道盡所有冒險登峰者的心聲。正如小林所說：「光是活着就已費盡力氣，攀岩根本就無所謂了。」活着既已費盡心思，何不把人生焦點放在攀岩上？人生就是攀登，攀登就是意義。

片中小林克服視障，堅持登上美國漁夫塔。儘管成功一刻他眼前仍是漆黑一片，但達成目標的感覺截然不同。同樣地，酋長岩是霍諾德夢寐以求的目標。德國哲學家尼采說：「懂得為何而活的人，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」。小林只能靠好友相助攀山，經歷的身心煎熬可想而知，霍諾德徒手攀爬所承受的身心壓力亦不足為外人道。然而，他們不約而同義無反顧地往上爬，人生的意義就是要超越自我，儘管攀爬極為危險，但痛苦、無常和苦難，卻能為他們的人生賦予意義。

絕境求生 仍存希望

冒險另一原因之一是求生。電影《127小時》改編登山家艾倫·羅斯頓的真實經歷，他在2003年登山探險時，右臂被墜落的巨石壓住，困在深谷達127小時，缺水斷糧。幾近絕命一刻，他想起親情、愛情和理想，最後重燃求生意義。心理醫生維克多·弗蘭克（Viktor Frankl）是二戰的倖存者，其著作《活出意義來》（*Man's search for meaning*）內容就是探討生命存在的意義。身為過來人，他反思在二戰時的集中營內怎樣的人才能生存下去？答案是仍存希望、仍相信存生意義的人。他稱這是「苦難的意義」。當面對無法改變的命運，哪怕「意義」是多麼微小，這亦是最後機會去實現。《127小時》主角靠的就是回憶中閃過的一名小孩的天真身影，支持他竭力活下去。

人類具冒險精神，並非單純只追求官能刺激。也許人來到世上並沒有特定本質，成長期卻被環境或身邊人不斷賦予身分或角色，冒險意識則代表個人要主動奪回自己身分的定義權。當小林幸一郎失明後，他曾說：「既然看不見終點，那就把每一步都當作起點。」當他適應黑暗後，選擇以指尖挑戰世界。霍諾德更採用攀岩運動中的極限「徒手攀岩」，這既不應鼓

吹，亦不能任意模仿，為何霍諾德仍選擇如此？「他只有在徒手攀岩時，才感到自己真正活着。」他的母親解釋箇中原因，就是為了自證存在，超越自己。

攀岩家抬頭望見高峰，「見山是山」，一往直前，向着高峰進發。霍諾德提到攀岩成功的關鍵：「不是靠抓緊，而是要放手。」小林無視險峰，攀登漁夫塔時掉了鞋子仍享受其中樂趣。二人不屈於眼前困境，仍能以平常心面對，處之泰然。當登頂一刻，「見山不是山」，是氣魄，是人生。不過，小林幸一郎和霍諾德當然不止局限於此，他們仍會向更遠大的目標邁進。日後的挑戰，「見山還是山」，但境界自有不同。



美國攀岩好手霍諾德用1小時31分徒手攀上台北101大樓。
（路透社）

